



林育涵

筆名：林育丞

出生：民國六十三年生

學歷：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現職：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四年級

曾發表之作品：2000/05麥田出版 短篇小說集「著迷」

獲獎紀錄：東吳大學雙溪文學獎小說首獎、新詩第二名

短篇小說 第三名 米亞的背包

創作理念

小說究竟可以完成怎樣的一種心靈治療呢？

爺去世的時候，我沒有哭。知道自己的身體生病的時候，我也沒有哭。

我以為生命有它自己的路要走，我們不能掌握。

然而，當我站在群山之間看光的變化、看雲的流逝時，我驚覺自然正在給予我生存的力量。這份面對山的感動，讓我在書寫中，獲得了一場救贖。

未來在等待！我們不能決定命運，但我們可以選擇以比較樂觀比較快樂的方式，看待生命裡的挫折。

我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更好？但我願意相信：明天會更好！

大自然的生命循環生生不息，我們更應當謙卑學習，不能輕易放棄。

《米亞的背包》想說的其實很簡單：生命有它自己的路要走，但掌舵的是自己。

藉由一場山的旅行，藉由與傷逝告別的一場秘密儀式，主角米亞獲得了自我的肯定與完成。不管明天會怎樣？她都將樂觀期待。

這是我藉由寫作的一場自我治療。

繼續生活，不要放棄。未來在等待。

這不僅是創作的理念，也是我生命的信念。

米亞的背包

米亞病了。

沒有人知道這個消息。

就連米亞自己，也不願對自己言說。

她只任由那痛吞噬她身體的能量。一日復一日。

直到今天，一個屬於秋天的星期日早晨，醫生說出了這個事實。

米亞從醫院裡走出來，心情奇異的平靜著。

她抬頭看了看這九月的天，陽光刺眼，天藍無雲，沒有風，只是悶，然後是熱。仍然是夏天的熱。她清楚的感受著這些，臉上微微的沁出汗。

如果不是新進教師必須施行的健康檢查，米亞或許會和那痛繼續相安無事的共處下去吧？

在醫院裡，醫生小心翼翼的問她：應該很久了吧？妳都沒有感覺到痛嗎？

米亞點點頭。是啊，很長一段時間了，米亞都忘了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左腹下方的位置，會沒來由的，忽然一陣緊縮的痛，像是要把全身所有的力量都吸住了一樣，很短的時間，只有幾秒吧。她說：我以為是一般的胃痛，也就沒有多想。

痛的時候，米亞只專心的感覺痛，其他的什麼都不想。

所以，她漸漸習慣了那痛。

那沒來由的，毫無預警的。一陣緊縮的痛。瞬間吸住她身體所有的力量。

像個黑洞。

她看著X光片上那個小小的圓幣般的黑色區塊，出神似的想著：黑洞裡有著什麼樣的秘密呢？

米亞是個不快樂的人。雖然，她假裝自己很快樂的樣子。其實米亞的生活

底，沒發生過什麼特別讓人感到缺憾的事。從小到大，考試、升學、謀職、就業，米亞一直都表現良好，獨立自主。

可是有些什麼失去了，快樂也就越離越遠了。

今年夏天，米亞完成了博士學位，很順利地回到了大學時的母校教書。她正期待著人生一場新的開始，但命運卻在此刻決定將她帶往另一個地方。

我的不快樂也像是個黑洞吧？米亞站在太陽底下，左腹下方的痛像是呼應著她的問號似的，瞬間洶湧而來。一陣顫悸，把陽光下的熱汗逼成了冷。

醫生提醒著米亞得盡快辦理住院，做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但米亞的心裡盤旋著，有一場旅行，她必須啓程。

趁著她還能習慣那痛的時候，她要去一個地方。

一個她一直嚮往著，卻又裹足不前的地方。

一個離天堂最近的地方。

一個。她和爺的秘密。

降落在加德滿都的機場時，尼泊爾的天空已經是一層厚黑。

在機場辦好簽證之後，米亞跟著旅行團，搭上了前來接機的小巴士。雖然是跟著旅行團從台灣出發香港轉機來到加德滿都的，但米亞並不是這所謂五星精選旅行團的一員。隨團的台灣導遊在巴士上交給米亞入宿旅館的資料以及辦理登山許可的證件，之後便帶著旅行團在安娜普那飯店下車。

離開了富麗堂皇的五星級飯店，小巴士上只剩下三個人。

他們和米亞一樣，保持疲累的沈默，望向車窗外閃著零星燈火的一片漆黑。

小巴士繼續前進，從杜兒巴路轉進特黛維路，前往塔米爾區。

夜晚的塔米爾區喧鬧著尼泊爾的繁華。米亞在塔米爾廣場的圓環路口下

車，循著台灣導遊給她的資料，終於在一條小巷子裡，找到了她今晚的家。

當米亞打理好一切，躺在乾淨的床上準備就寢時，窗外的音樂聲也漸漸的淡遠了。

這是尼泊爾的第一個夜。

米亞把背包抱在懷裡，她可以隱約地感覺到那長圓形的筒狀銀器安然地躺在她的背包裡，隔著背包，米亞輕撫著那圓形的瓶身，忘記了她的痛，睡在尼泊爾微涼的夜裡。

在夢裡，米亞夢見了爺。

爺，你等等我啊……米亞氣喘吁吁地，在爺的後頭叫喚著。

丫頭，妳爬得這麼慢，我都快等老囉……爺回身站在山路前方的階梯上，對著腳下不遠處的米亞說。

不老，不老。米亞一邊喘著一邊跟上來，她看著立在台階上爺的身影：你是個不老的老人！米亞對著爺說。那麼英挺神氣的模樣，應該就是爺永遠的形象了。米亞想。爺笑著摸摸她的頭，繼續他們的山路。

爺依舊走在前頭，米亞跟著後頭。

可是後來，爺越走越遠了，米亞緊張地：爺，你等等我啊……等等我啊！

爺還是一直走一直走，沒有回頭。

米亞看著細長的山路上，爺的身影逐漸變成一個點，然後模糊、然後就看不見了。她慌了起來，頹然的，坐在石頭上哭了起來。

眼淚流進了枕頭裡。

米亞轉了個身，又沈沈的睡去了。

早晨，米亞在市集的人聲叫賣中醒來。

窗外透進來的霧氣，沾擾著床被裡溫暖的軀體。

米亞起身，從背包裡拿出帶來的即溶咖啡包，將瓶裝的礦泉水倒進溫熱瓶裡，為自己煮第一杯尼泊爾的咖啡。呼著咖啡香醇的熱氣，米亞覺得很滿足。她終於還是來到了這個地方，實實在在的站在這裡，這個在她的世界裡，不斷被想像著各種樣貌的國度。

因為爺的緣故，米亞從小就聽著許多關於尼泊爾的故事。

米亞和爺，爺和米亞。米亞總覺得她和爺是分不開的。

因為爸媽長年在國外工作，米亞從小就是爺帶大的。

爺喜歡爬山。瘦高的身體，被山裡的風光鍛鍊得很硬朗。米亞小小的拳頭，敲在爺的胸前，還會有咚咚咚的聲響。爺的皮膚，在太陽底下，黑得發亮。

一流汗，就全身亮晶晶的。小米亞這麼形容。

爺呵呵的笑著：那我的身上有星星囉？

小米亞眼睛一亮，開心的叫跳著：爺爺是大星星、爺爺是大星星……。

小時候，米亞總是跟著爺爺，在住家河堤附近的小山裡，每日的遊蕩。

爺會爬到小山的最高點，坐在路旁的白色小石堤上休息，吹著風，等著小米亞煮飯給他吃。

小米亞忙著在路邊摘野草拔野果，然後從背包裡拿出所有的家當，都是一些塑膠的小鍋碗瓢盆。在炒菜的過程中，小米亞還會不時的跑到爺的身邊，扳下爺的手臂，在手臂上比劃著：炒蘿蔔炒蘿蔔切切切。然後笑了笑，很滿意似的，回到了她的鍋碗瓢盆前繼續著。

爺有時看著落日，想心事想得出神，小米亞撲的一聲倒在爺的懷裡仰著頭問：爺，你在幹嘛？

爺把小米亞抱坐在大腿上，跟她說起許多關於尼泊爾的傳說。

那裡的藍和綠應該很接近天堂的顏色吧？爺說著，眼光落在遠方，彷彿已經去到了那個地方，看見了那種顏色。小米亞看著爺出神的模樣，也吵著：

爺，帶我去、帶我去嘛！

好好好，等米亞長大了，我們一起去！爺許諾著。

那興奮的眼神，讓米亞認識了希望。

後來，米亞長大了，可是爺的許諾，卻再也沒有出發的時候了。

米亞仍會在放假的時候，揹著背包，跟著爺，出發到一些比較不遠的地方，爬一些小小的不知名的山。

然而，米亞的背包裡不再裝著鍋碗瓢盆，而爺的身體也不再能負荷歲月的重量了。

後來米亞離開了家，到更遠的城市求學。

大學、碩士、博士。很長的一段唸書做學問的日子，米亞不再那麼頻繁的回家。

米亞和爺，爺和米亞。是分開的兩個人了，過著不同的兩種日子。

漸漸地，米亞感覺像是失去了什麼，不快樂。

漸漸地，爺也不再出發了。

他只能杵著往日登山的那根木杖，在住家附近的公園裡走走。再後來，爺第二次中風，他只能坐在椅子上，等待時光的流逝。

爸媽請了個看護，24小時的照顧爺。米亞偶而回家，看見爺，想說什麼卻又說不出口，只能漸漸生疏。彷彿生疏是比較好的一種相處方式。久了，那淡然也就是米亞和爺生活裡的樣子了。

可是米亞好想念以前的日子啊。好快樂的日子。

爺想念嗎？爺還清楚記得嗎？

米亞看著爺坐在椅子上睡著的樣子，歪斜著頭，口水從嘴的側邊流出來，滴在衣領圍著的肚兜上。

爺，你還清楚記得嗎？你還記得你說過的話嗎？

爺應該已經忘了吧？米亞想。

後來的後來，爺不再記得任何事了，他開始失去原始的記憶，常常胡亂叫著其他人的名字。胡亂的生氣。胡亂的大吼大叫。胡亂的哭泣。

經過爺的身邊，聞見那混著尿騷和屎便的氣味，米亞覺得噁心。

那噁心的情緒裡有著深深的歉疚。

我不該覺得噁心的，那是我的爺啊。可是米亞無法抑制那噁心的情緒。她索性經過爺的時候不呼吸。然而離開了家門，那愧疚的氣味依然緊緊跟隨。

那氣味，像肉的腐爛。沒有希望。只有敗壞。

死亡的氣味。

爺開始陷入彌留的狀態。所有的生，在此，交接給死。

米亞坐在爺的床畔，看著爺的衰老，沒有流淚。她從棉被裡拉出了爺的手臂，炒蘿蔔炒蘿蔔切切切，像小時候一樣，她在爺的手臂上比劃著。

我會帶你去的，爺。米亞許諾著。然後感覺到爺的手輕輕的握住了她，彷彿聽見爺說：我沒有忘記，沒有忘記那場許諾。

然後米亞哭了，像是失去了什麼一般。

直到現在。

米亞將會在這小型旅館裡住上三天的時間，然後等待她的高山嚮導，前來接她前往波卡拉的高地。這三天，米亞為自己安排了很輕鬆的行程，大部分的活動就是隨意的走走看看，參觀隨處林立的各種寺廟，親近當地的市井生活。

米亞曾經想像過這個傳說被眾神圍繞的國度，應該是梵音嫋嫋，宛如神秘仙境一般的香霧瀰漫；然而此刻她站在杜兒巴廣場的古寺廟建築群中，聽著鼎沸的人聲，聞著一串串花圈供品的香氣，竟像是走進了一場古今交錯的時空之旅中。古老文明與現代資本，相互交融，另成氣象。米亞坐在庫瑪利寺的塔基上，俯瞰著廣場周圍的眾生百態，覺得新鮮有趣。

這時，一個裹著頭巾的印度老婦，緩緩地走到了米亞的面前，用鼻音混濁的英語重複地對著米亞說：你的身體裡有一隻正在吃你的獸。

妳的身體有一隻正在吃妳的獸。

米亞愣在寺廟塔基的座位上，久久無法自己，不知該說些什麼？老婦隨即在米亞的額頭上，沾點了紅色的蒂卡粉，並且將手中的一掬白色香花，交握在米亞的掌心中。

祝福妳！

老婦微笑著說，然後轉身離開。

米亞起身追了上去，停在老婦的面前，很激動地：爲什麼您看得見？您還看見了什麼？

我只有一隻眼睛看得見，但我看得很清楚。老婦握著米亞的手，很慢很慢的說。那聲音像是亙古而來的弦音，低低的訴說：未來在等待。

怔仲之間，米亞模糊著淚眼，看著老婦的背影消逝在人群中。最後的那句話，像是一場神賜的揭示：未來在等待。

等待什麼呢？

米亞不願去想。

她倚在房間的窗台邊上，等待她的未來。

要出發囉！班卓很開心的跟米亞說，像個要去郊遊的小學生。

米亞點點頭，笑了笑。坐在班卓的吉普車上，天色還微暗著。他們要在日出時，到達波卡拉山腳下的一個小村莊，開始他們爲期四天的爬山之旅。

一路上，班卓總是會適時的開啓一些輕鬆的話題，讓車上的氣氛保持愉快。有時，班卓還會興起學中文的興致，很急切的，要米亞告訴他：「謝謝」的中文怎麼說？「對不起」的中文怎麼說？米亞都一一的說了一次，再讓班卓跟著說一次。就好像老師在教小學生識字一樣。

米亞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擁有一個像班卓這樣的嚮導。和班卓在一起，米亞覺得很自在，很安心。那種安心，就好像她已經認識班卓很久很久似的。

很熟悉的感覺。像前世。天啊！米亞驚訝的發現自己竟然有了如此不可思議的想法。

那…「我喜歡你」呢？班卓忽然問。

啊？米亞有點不知所措。

「我喜歡你」的中文怎麼說？班卓又問。

米亞只好說：我。喜。歡。你。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很清楚。

班卓很認真的聽著，神情極虔誠，卻沒有跟著再說一次。

第一次見面，班卓在旅館的窗台下，對著米亞招手。

嘿！妳是米亞嗎？我是班卓。妳的高山天使。請多多指教！

是嗎？你是天使？天使有那麼黑的嗎？米亞覺得好笑，怎麼有人這麼介紹自己！

班卓抓抓頭，咧著嘴笑，他說他是山裡的孩子，他的黑是神給他的禮物。米亞看著初次見面的班卓，很喜歡他說的這個答案。

神給的禮物？那麼，神給了我什麼禮物呢？那個黑洞也是神給我的禮物嗎？米亞不敢再想。

到了小村莊，天已經微微地亮起來了，這時的天空總有一種曖昧的顏色，像染了一層薄霧。山嵐瀰漫，清冷的空氣夾著晨風而來，米亞感覺很舒暢，彷彿整個身體的毛細孔都在大口呼吸。

班卓把自己和米亞的行李都揹上身上，他抖擻抖擻身子，信心十足的跟米亞說：走吧！

天空漸漸的清朗起來，但米亞卻越爬越緩慢。

雖然米亞的身上只揹著一個隨身的小背包，但她還是跟不上班卓的速度。她看得出來，班卓已經很努力的在配合她的速度了，更何況他的身上還扛著兩人份的沈重行李。可憐的班卓。米亞要班卓別等她，先到中途休息站去等她，但班卓仍然頻頻回顧，不斷地告訴米亞：妳可以的！妳辦得到的！我對妳有信心

心！好幾次，米亞都想停下來休息，但看著班卓熱切的眼神和鼓勵，她實在無法辜負那樣專注的期望。還有爺，爺是跟她在一起的，她怎麼可以休息？米亞想：現在的爺，應該很興奮吧？說不定已經在前方等著她了。於是她逼著自己前進，一步一步地，往那個離天堂最近的地方，靠近。

中午在定點旅棧用過午餐之後，班卓帶著米亞，繼續出發。他們必須在天黑之前，到達預定的旅店，否則根本無法繼續接下來的路程。晚上山裡的氣溫極低，而且沒有任何照明設備，即使是露宿，也有很大的危險性。班卓提醒著米亞：一定要拼全力，在天黑之前趕到旅舍。

我們有一定的路要走，一個點接著一個點繼續，每天都有妳必須要完成的使命。所以，米亞，妳不能放棄！一旦妳放棄了，要重新開始就得付出雙倍的代價！米亞聽著班卓的話，心想自己一定要爭氣！不能輸！不能退卻！她的臉上漸漸的有了一種堅毅的光采。

雖然腳很酸很痛，但米亞必須繼續著，不能放棄。

就像她的人生。

米亞有些清楚了神給她的禮物。

因為堅持，因為拼了全力，米亞總算趕在天黑之前到達旅舍，完成了這不可能的任務！她喘著氣，看著班卓灼亮的眼神，給了他一個V字勝利的手勢。

旅舍裡，陸陸續續聚集了許多到達的旅人。天已經黑了，旅舍的前廳，升起了爐火，各國的旅人在此喧鬧著他們的旅遊心情。有人輕輕的哼著歌，有人悄悄的打著拍子。在一片溫暖的紅光中，米亞看著談笑中的班卓，真的覺得他像個天使。雖然是個黑了點的天使。班卓注意到了米亞的眼光，對她笑了笑，朝她走了過來。

妳今天很勇敢喔。

謝謝你一直鼓勵我。

要繼續加油喔，以後的路可能會更辛苦。班卓說。第三天凌晨我們還得摸

黑上山，去看日出呢！

是嗎？就是那一天了嗎？爺，我們終於可以看見天堂的顏色了。你聽見班卓的話了嗎？第三天。第三天，我們就可以看見天堂的曙光了。

我會加油的！你也要繼續爲我加油喔！米亞笑著對班卓說，也在心裡對著爺說。

米亞跟班卓道了晚安，起身離開大廳，回到了簡陋的房間裡。

她從背包裡拿出了那長圓形的筒狀銀器，輕輕地吻了吻它，然後把它收進背包裡。在這安靜永黑的山夜裡，米亞依舊懷抱著她的背包入眠，房裡的燭火閃爍，米亞和爺，再也不會分開了。

習慣了山裡的石頭路和長途健行的活動量，米亞的腳也漸漸的不再那麼容易痠痛了。她可以很順利地，在預定的時間裡，完成班卓交代的路程。而且除了隨身的背包，米亞也開始酌量分擔自己行李的重量。

妳好奇怪喔！班卓說。米亞低頭看著自己，疑惑著自己哪裡奇怪？

妳沒有帶相機耶，妳是我所遇見的第一個沒有帶相機的旅客！

妳不想留下任何紀錄嗎？班卓問。

有啊，我都記在這裡和這裡了。米亞指了指她的頭和左胸的地方。

那麼……我也會在妳的這裡和這裡嗎？班卓點了點米亞的頭和胸，意味深長地問著。

米亞害羞了起來，她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她想她的臉一定很紅？天啊！真窘！

米亞，妳臉紅了！班卓笑笑地看著她。這時，米亞覺得自己更窘了！

其實，我的臉也紅了，只是因爲黑，看不出來！班卓自嘲的說著，化解了一場尷尬。米亞忍不住地笑了出來，搥了班卓的臂膀一下。咚！她竟然聽見了那和敲打爺的身體所發出的，一樣的聲響。米亞被這「咚」的一聲給震動了，她的心底有著什麼東西被這聲響所啓動了，那失去的一切，彷彿一步一步又找

了回來！

第三天的凌晨三點，米亞就被班卓叫醒，跟著旅舍裡所有的人，在又黑又冷的山路上，頂著尚未甦醒的惺忪上山。

人手一隻手電筒，是漆黑中唯一的光。

米亞跟在班卓的後面，班卓要米亞拉著他的外套衣角，不能鬆手。

這上山的路比平常的石頭路還要難走，一半是因為漆黑，一半是因為路陡。米亞爬的上氣不接下氣，她實在很想鬆開手，蹲下來休息。可是這是這趟旅行最重要的一件事，她不能在這裡放棄。班卓在前面撥開草叢，不時的告訴米亞：要加油！妳一定辦的到的！我們不能放棄！米亞喘得無法回答他，只能死命的跟著班卓前進。

兩個小時後，米亞終於抵達了眺望朋恩山系的平台。

我辦到了！米亞興奮的抱著班卓又叫又笑的！

所有爬上來的人都異常興奮著，又是哭又是笑的，又是拍照又是對著V8說話的，那澎湃洶湧的熱情，像要吵醒全世界正在沈睡的人，宣告自己的幸福。

米亞坐在冰冷的草地上，面對著前面的群山山脈，安靜地等待著。

天還微微的暗著。

興奮的激昂過後，此刻平台上一片靜謐。所有的人都在安靜的等待，等待著第一道曙光的來臨。

米亞的懷裡抱著她的背包，那銀器也在背包裡安靜的等待著。

曙光終於從群山中緩緩的透了出來。

一點一點的光，彷彿星星般，佈滿了群山的視野。

那雪白的山脈，在米亞的眼裡蔓延層迭。雪山之上，是一片漸層的晴朗的藍，像極地裡光的集聚；雪山之下，是一片蜿蜒的山谷坡地。映在陰影裡的是憂鬱的藍，映在晨曦裡的是滄桑的綠。

米亞看著眼前驚奇的美麗，不敢言語。怕說出的任何一個字，都讓這一切

變的不真實。

這真的是天堂。米亞在心裡輕輕的默語著。

爺，這就是你說的那種藍、那種綠了嗎？

米亞默默的流著淚。眼淚很輕很輕的順著臉頰滑下來。

爺，你看到了嗎？

你看見天堂的顏色了嗎？

米亞在腳邊挖了一個小洞，從背包裡拿出那筒狀的長圓銀器，把它埋進了洞裡。噓，爺，這是我們的秘密喔！米亞蓋上了土，用掌心將唇邊的吻送撫進土裡。她終於帶著爺，來到了這個離天堂最近的地方。米亞在這美麗的天地中，靜靜的完成了對爺的告別，封緘了對爺的許諾。

從今以後，她和爺是分離卻合一的兩個人了。

米亞不知道在她的左後方，班卓默默的看著這一切。他沒有打擾她，只是安靜的陪伴著。他不知道她為什麼哭了，但是他相信那是幸福的眼淚。

雪山之前，只有幸福的眼淚。這是班卓的母親告訴他的。

映著雪山的光，班卓看著米亞的側臉，有著一種粉嫩的白，像嬰兒，微微透著紅色的暈。

他真想為她拍張照片，在心裡。

回程下山的路上，米亞和班卓一直都很沈默。他們走的極慢。來時的陡度現在變成下坡，每一步下山的力量，都凝聚在腳尖，看似輕盈，其實沈重。

明天，就是最後一天了。班卓想：有些話，如果現在不說，以後，就更沒機會說了。

我。喜。歡。妳。

這是班卓第一次把這句話說出口。他聽的時候很虔誠，說的時候也很虔誠。

米亞停下腳步，看著班卓。他又說了一次：我。喜。歡。妳。一個字一個

字的，很清楚。

米亞笑了起來。這次，她沒有臉紅。她主動牽起班卓的手，假裝抱怨著：外套的衣角真的很難牽牢耶！班卓聽著，開心的把米亞的手緊緊牽牢。

那一夜，他們在稍晚到達的旅舍裡，相擁而眠，卻遲遲無法入睡。

我好想把你裝進我的背包裡，帶回家喔。

好啊！如果妳的背包夠大的話，我很願意跟妳回家！

他們看著彼此，笑了起來，知道那是彼此無聊的傻話。

快睡吧！明天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班卓提醒著米亞，但其實他自己也睡不著。

明天的這個時候，我已經在飛機上了。

我知道。

班卓，你會記得我嗎？

我已經為妳拍了照片。班卓指著胸前說：在這裡。

班卓…我…我生病了。米亞終於還是說了。我可能再也不會回到這裡。

沒關係，我可以去看妳。

可是……

班卓把米亞抱的更緊，阻止了她的可是。

米亞，妳看過海嗎？米亞點點頭。

班卓說：我沒有看過海，從來沒有。我只在圖片上看過海的樣子，但海的美麗，在我的想像裡，卻那麼真實。

班卓撫摸著米亞的髮：神說，信念，讓一切不可能，成為可能。米亞…未來在等待。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繼續生活，不要放棄。

未來在等待？米亞聽著班卓的話，想起了杜兒巴廣場前老婦的預言。她看著班卓，心想也許他才是神給她的禮物。

米亞對著班卓約定：下次你來，我帶你去看海，我的島國四面環海，有著

很多很多的美麗的海嘍。米亞很驕傲的說著。

班卓也很驕傲：就像我的國度四面環山，有著許多許多美麗的山一樣！

躺在班卓的懷裡，米亞很沈靜的睡著了。

雖然她不知道等班卓來台灣的時候，她是否能健健康康的帶他去看海？但是此刻，她對未來充滿希望。

也許生命有它自己的路要走，但掌舵的是自己。

繼續生活，不許放棄。未來在等待。

這是班卓的信念。

現在，也是米亞的了。